

靈白小說第二

魔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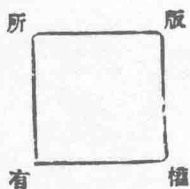
虛白小說第二

魔

窟

真善書局發行

1929, 2, 2. 出版
1-2000册



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汎美善書店發行

獻給瞭解的讀者

序 文

曾虛白先生將他做的神話小說，彙爲一集，題曰魔窟，教我替他寫一篇序。魔窟裏的文章曾經陸續在真美善雜誌上發表，我也曾拜讀過兩三篇，現在才算得窺全豹。

我是一個最喜歡研究神話和童話一類文學的人，西遊記，封神榜是我小時朝夕不離的伴侶，現在什麼安徒生，王爾德童話，也還是我所有一切書籍最珍貴的幾本，至於希臘神話我是更其愛讀的。關於介紹希臘神話的工作，我們不得不感謝鄭振鐸先生。他那部文學大綱第一冊對於希臘神話，已經供給我們不少的材料，雖然不算周詳，但使不能直接看外國書的

我們，鼎嘗一鑿，領略許多新鮮特異的風味，至少是個感謝。我們讀了這些神話，彷彿看見阿波羅旋風似的追逐著露珠，在他們壯偉的臂膀擁抱之下，露珠的全身突然起了變化，她黃金色的柔髮，變為青葱的桂葉，她婀娜的嬌軀，也化成一株桂樹；我們又好像看見月神狄愛娜騎着銀白色的馬，經過天空，注視沈睡在山坡的牧童，秋波裏擲給他無限的愛戀；我們又像置身於邱比特和賽克同住的荒島之中，當邱比特半夜裏被灼熱的油燙醒之後，取了他的弓箭，從窗子飛出，對他不忠實的戀人所說的幾句話，我們也都句句聽得。至於那沙施守在水邊，尋覓水中蕩漾的情影；喜歡學習的愛歌，變成山林中的回響；還有許多像這樣自然界象徵，一時也數說不盡。這些富於想像力和帶有縹緲優美的詩意的故事，足以陶醉我們的心靈；我想文學和藝術一天存在世間，希臘神話也一天不會消滅，那是一定的道理。

至於埃及巴比倫的神話，雖然沒有希臘的那般可愛，究竟也有它們的特色。中國如盤古開天闢地，蚩尤頭觸不周山，女媧煉石補天，嫦娥奔月，也是些絕妙的神話。只是可惜太簡略，讀了難以引起什麼興味。所以我讀曾虛白先生這部魔窟心裏高興，因為它是一種風格特異的作品，利用山海經，穆天子傳，列子，路史，楚辭做根據，創造許多新的故事。不但是舊瓶裝新酒而已，簡直可以謂之爲『化腐臭爲神奇』，曾先生文學的創造力，我是不能不欽佩的了。

有人聽了神話文學四個字，也許心裏要不知不覺地引起迷信，荒謬，野蠻，幼稚種種觀念來。他們以爲神話是初民想像的產物，是原始宗教的結晶，現在是科學時代，無論什麼事都要經過理智的審查，合乎理智的才有存立的價值，否則惟有付之天演淘汰，便是文藝也逃不了這個鐵的定律的支配。所以那些什麼什麼的神話，不但沒有提倡的必要，而且也沒有

讀的價值，曾先生做這神話小說，似乎不能說有何種的意義吧。

又有些反對羅曼主義的人，連帶的反對童話，他們說羅曼主義爲避免實現的痛苦人生，將文學當遁逃藪，童話能夠帶回我們逝去的無思無慮的童年，更可以算做人生遁逃藪中最美妙的一塊仙境，無怪乎現代中國人熱狂的歡迎童話文學了。但是人生是不能逃避的，逃避的文學，是欺騙的文學，以自己的情感欺騙自己，是沒有價值的。神話和童話性質上大有相同之點，而其怪誕離奇更要勝過百十倍，他們對於童話既取反對的態度，那末對於神話當然拒絕之惟恐不速，他們見了曾先生這本書也許又要大驚小怪的攻擊起來呢。

但是，我們以爲這兩點都是不足辯論的，關於第一派的說法，未免過於偏狹，文學和藝術和科學本來是兩件東西，神話在科學裏應當排斥，在文學裏反而應當保存。譬如史記五帝本紀說道：「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

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這種態度，是歷史家的態度，歷史本是記實的書，如將那些人首蛇身，興雲布霧的怪物，恭恭敬敬的記載起來，歷史豈不成了一部妖怪學講義嗎？大禹本紀和屈原的離騷都會提過崑崙山，司馬遷在大宛歷傳說道：「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張騫窮河源，惡視所謂崑崙者乎？」歷史的精神，類乎科學，科學講究實事求是，拿不出證據來的東西，只好一筆抹煞。禹本紀裏雖然有崑崙山，張騫通西域時，沒有見着崑崙，司馬遷就老實不客氣的否認崑崙的存在了。但他雖然反對禹本紀裏的崑崙，却不反對屈原離騷裏的崑崙，他對於歷史與文學的區別，原認得極清楚。後來班固不懂這個道理，見了離騷裏的神話便說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引經據典的將屈原罵了一頓，那笨也就笨得可以。劉勰著文心雕龍在辨騷篇裏又替屈原辨護道：「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騶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又道：「及漢宣嗟

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體同詩雅。』我以爲劉勰這種舉動，也不脫頭巾氣。

再者神話與神話文學也有絕大的區別。文學是個人的創作，神話却是民衆流傳的故事。Charles Mills Gayley說：『神話是孕育成的，不是製作的。

它們是從一個民族的幼稚時代產生出來的。神話的人物，非由某一個人所編造，乃由幾個世代的說故事的想像力構成的。』（見黃石神話研究）至於神話文學便是文學家借神話的故事來創造他文學的結果了。神話又是嚴肅的故事 *Serious story*，原始民族傳說某種神話時對於其中的人物和事跡都信爲真實，神話文學便帶著遊戲的性質了。譬如西王母這一位人物，在山海經裏，她的形狀是『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勝是玉勝，音龐，玉飾的一種。）『她的職守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註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穆天子傳郭璞註也是如此說。但在漢武內傳裏西王母

就完全換了一個樣兒了。請看他怎樣描寫：

……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睟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金褶襖，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瑤鳳文之鳥，視之年可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

……

山海經講到西王母所居之處，惟曰玉山。郭璞注云：「此山多玉石，

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集仙錄』到西王母的居處，却有一段極美麗的文章：

：：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閭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鸞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珠綵帳，明月四朗。：：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韻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

這種瑯環福地和那『寡草木，無鳥獸』的玉山，且大相逕庭的。西王母的容貌，漢武內傳是將她美化了。集仙錄不但將她美化，而且還有一段極巧妙的脫卸法。他說：『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

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神話本是初民想像的產物，所以野蠻粗陋，不脫初民本色，到了文人學士手裏，却慢慢文明起來。這因為神話是由民衆孕育而成不能隨意創造，而文學家却能運用他的想像力，隨便潤色或改變的緣故。我想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雖是秦火後才出世的書，但所載故事，大部分還是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據近人顧實先生的考證說這兩部書是專紀上古東西交通的書。西王母是西番民族的酋長。見所著穆天子西征四篇校釋自序）這就是純粹的神話，至於漢武內傳和集仙傳却是神話的文學了。

魔窟裏傀儡一篇的西王母也是奇形怪狀的東西，但這是曾先生故意這樣做的。我們很可以看出他那神話文學的意味。世界最偉大的史詩作者荷馬，他的 *Iliad* 和 *Odyssey* 都是利用希臘固有的神話組織成功的。它們在文學界永遠放射赫赫的光燄。

關於第二派的說法，我的意思却恰與相反，我以為人生是痛苦的，至少說是痛苦多於快樂的，要想脫離人生實現的苦境，只有逃避於文藝的避風港裏之一法。據我的朋友袁昌英女士說歐戰後一般人民因為四五年的苦鬪，累得精疲力盡，對於實現的生活發生厭倦，都要求那夢幻之鄉，當作生活的逃避所。這種「現實的遠避」(Eloignement de la réalité)居然成為一時的風氣，他們不但歡迎東方文明，歡迎印度詩聖太戈爾，便是他們的文學，藝術，戲劇也沾染了理想化神話化的色彩。這意思在她著的法國近十年來的戲劇新運動（見現代評論第三週年紀念增刊）發揮得很盡致。又她著的跳舞的哲理觀引法國大詩人保羅·滑拉利 (Paul Valéry) 一書話，我以為極有道理。滑氏說道：

「……人類有一種最毒惡而與自然最相反的大仇敵，這就是生命的沉悶(L'Ennui de Vivre)……它的起源不是疾病與災患。它是最快樂的人與

最不幸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所感到的沈悶。：這種沈悶是無藥可治的，祇有一種迷醉，如愛情，妒恨，貪婪，權勢所給與的迷醉，可以減輕一時。

：迷醉之中最高尙而最與大沈悶相仇的却是動作，尤其是使我們身體搖撼得忘却一切的那些動作如跳舞之類，：偉大的跳舞，就是我們的身體爲虛誑的精神及音樂——音樂卽是虛誑的象徵——所征服了之後整個的投降——醉入虛無飄渺的不存在之中去了。」（見現代評論第七卷第一百七十四期）

昌英女士所譯滑氏的話很多，我現在隨意引它幾句。籍此使讀者明瞭『實現的遠避』的意義，更想使讀者知道文學與跳舞的哲理，原是一樣，跳舞是人生的麻醉劑，文學也是人生的麻醉劑，那末，說文學是實現生活的連逃藪有什麼要緊呢？西洋文學界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之衰落，新羅曼主義之代興，我想也不出這些原因。

我引這些話並不敢否認文學積極的價值，不過證明神話與童話文學的精神，近在欺騙的一點上。我正在恨現代文壇上一切作品，都不知欺騙，使我們感受生活痛苦的人，無處躲避，王爾德『說謊的衰頹』的嘆息聲，我也有同感哩。

以上是我替神話與童話文學辯護的話，其實都是廢話，與會虛白先生的魔窟原沒有關係。曾先生這本書是文學，無所謂與科學原理衝突不衝突，不是傻子，誰都知道；至於他的命意，不在欺騙人生，也不在避免實現的生活，篇篇帶着象徵的色采，含蘊着莊嚴的意味，深沈的悲哀，尖刻的諷刺，痛憤的咀咒，作者兩眶熱淚，一腔熱血都融化在牛鬼蛇神的墨痕裏。要說文學積極的精神，我想曾先生這本小說也可以算是最熱烈而最有價值的了。

但是魔窟裏象徵的是些什麼呢？曾先生曾教我猜，我雖然猜着了些，

却不願在這裏說破。情願教讀者自己一面讀一面思索，我以為猜悶葫蘆最有趣。阿那托爾，弗蘭西曾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道：

『我們心靈種種妙趣中最動人的不是神秘嗎？所以我們最愛的東西便是我們所未知的東西。』

一九二九，一。一七，蘇梅序於海上之春暉室。

次 目

樓果

傀儡

鬼子

徐福的下落

孝子

魅訴

榿
果

青雀山背後的大丹木底下有一個三四尺深天生成的石洞，洞口覆蓋着蒙茸的薰草，綠絨般的細葉裏滿布着星星般的紅花發出一陣陣醉人的香氣；石洞裏邊的四壁都是些平整光潤的白玉，地板上鋪滿了厚厚一層丹木上掉下來米粒大小的葉子，乾輒溫香，遠勝一切毛絨棉織的被褥。進口一尺半光景，從洞壁上突出一塊玉角，把這個窟窿自然地劃分了前後兩室；

所以這所天然的洞府裏，這時候就住着兩份人家。

在前室裏住的是這石洞的主人翁，一位獨身的鵲鷄。他烏鴉般大小的身體上像瓶升三戟的圖樣般並列着三個金光燦爛的黃頭，身子後邊又像撒開的扇子般拖着六條玳瑁色的尾巴，身上裹着一件閃光玳瑁色的錦袍。他生性最和氣不過，遇見了生人熟友，那三個黃頭就會同時發出種軟綿綿悅耳的笑聲；不論那樣乖張暴戾的強徒，就在暴跳如雷的當口，聽了他這陣軟笑，也會像受了一符籙般的軟化了。就是邽山上吃人過活的窮奇，第一次遇見他的時候，挺起了週身刺蝟般的鋼毛，昂着牛頭撲過來，滿心想把他一口吞了下去；却給他嘻嘻哈哈的一陣反跟他結下了個死生不渝的深交。

又有一天，他張着翅膀在崦嵫山的脚下無目的地盤旋着，瞥見山腰上小林子裏一個馬身鳥翼的孰湖迫趕着一位知尾灰毛的馱鼠——那個可憐的

小婦人，他從小一塊兒長大的伙伴，不曉得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給這個貪暴的惡棍看上了，那還有活命的希望嗎？他趕緊夾着翅膀飛過去，帶說帶笑的把孰湖勸走了。馱鼠太太伏在地上，胡椒般的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發着粗糙得像犬吠般的聲音說不盡感激涕零的話；他又激動了救人救世的慈悲心，免得她孤單伶仃的受人欺侮，就很坦白地把他後進一間屋子收拾乾淨，爽性請馱鼠太太帶着一羣兒女搬過來跟他夥住着。

馱鼠太太雖是一個女流却充滿着勇往直前的朝氣，祇吃虧了腦袋裏的容積比不上蠶豆般大，一時裝不了許多念頭，眼睛又太小了，一尺以外的東西就有些模糊恍惚，所以沒有得着這位俠客般的鵲鴿做朋友以前，不獨那幾隻小馱鼠天天要預備着做人家一盤朝點心，就是她每天出門覓食的時候，也說不定晚上還有跟兒女們會面的機會沒有哩。然而，她也有過人的地方；她同她的兒女雖都是不滿三寸長的小鼠，一個個却有獵犬般的齒

力，狡兔般的腳勁，撲燈蛾般的勇氣，採花蜂般的耐苦性。所以當她拖男帶女搬進這石洞的時候，街坊隣舍都沸沸揚揚地議論着，祇說小鷓鴣這個鬼精靈，竟給他攪着了這樣一個賢內助同一羣死心場地的奴才；他們祇管這樣不分皂白，污人清節地瞎說，沒有一個肯體恤坦白的鷓鴣逢人便搬出許多證據來張着三隻嘴，搖着六條尾巴死命分辯着的苦心。

這天下午，血紅的落日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回到崦嵫山上躺在丹木叢林舖成的綠絨軟榻上，側着頭懶洋洋地吐出些五光十色的晚霞，順風淌過來，剛剛籠罩在他們石洞的四圍。白石的山壁頓時渲染成了一匹豔紅的蜀錦，就是細小的薰草，一張張瓜子般大小的嫩葉也映成了一大堆燦爛眩目的金箔。這時候小鷓鴣舒適地躺在洞口的薰草堆裏。遠遠聽那渭河的源泉裏透過來溪水激石的清音正像小孩子的搖籃歌般安定他的心神，眼面前崦嵫山流過來的晚霞又像麻醉性的醍醐美酒般迷盪他的意志；所以他竟沒

法子再抬起那三個金黃色的腦袋，慢慢地一個個鑽進了他緩和的翅膀裏去了。

他睡不多時就給一陣嘻嘻哈哈小孩子們的天真說笑吵醒了。一個小獸鼠，一跳一蹶地奔到他面前，伸出兩隻前腿爬在他凸出的胸脯上，昂着頭嘶喘地說道：

『呀！鷄伯伯，今天好險呀！』

又一個奔上來擠掉了他的兄弟搶着說道；『真險！像牛一般的強盜，混身多是鋼毛，趕着要吃我……』

又一個搶說道；『沒有我拉着你望草堆裏躲，你還有命嗎？』

這時候母獸鼠也啾啾着橄欖般的尖嘴一蹶一拐的走過來，一雙胡椒般的眼睛裏水汪汪地包滿了眼淚，呆瞪着她的保護人，半晌纔發出一聲長嘆。

鵝鷄中間一個最性急的頭就笑嘻嘻地問道：『怎麼了，吃了驚了嗎？』
母獸鼠咽嚙着道：『可不是嗎！孩子們險些兒多送掉了。』

『不是那位牛身鋼毛的先生嗎？』

『誰說不是呢！』

『那是我的要好朋友窮奇呀？你們一提我的名字就沒事了。』

『呀！誰知道呢？你又不跟我們一塊兒去……，自從我們夥住了起，你總是像老封君般坐在家裏，呆來張嘴，水來伸頸的過享福日子。雖說我受過你救命的恩典，可是讓我一個孤單另另的婦女領着這一羣小孩子滿山亂跑，一朝有了三長兩短，請問你心裏過意得去嗎？』

鵝鷄右邊一個擅長笑的頭就低下來對着他的女伴發出神祕的輒笑道：

『呀，太太！你不該這樣說的，朋友的結合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救你的命，我決計不當牠一件舉功的事情放在心上，你這幾天給我

去攪些糧食，也是盡你一份心，不該掛在嘴上的呀。真正好朋友祇該問自己怎樣做，不該問人家怎樣報答我。比仿我有了孩子，不幸把他們爲了朋友犧牲掉了，我祇怪孩子們的命運壞，決不怨朋友的。況且我不跟你們出去也有我的用意……」

他左邊一個擅長思想的頭在牠伙伴滔滔滾滾地說着的時候，正籌劃着這下半段的結語，所以就搶着說道：

「……我想孩子們長成的很快，讓他們吃些辛苦，這些險難，也可以磨練他們獨立自主的精神，將來或許可以給我們吐口氣哩。」

母獸鼠不住顫簸着她的橄欖頭，表示內心充分的意悅誠服，接着說道：

「你的聰明，智慧同經驗永遠是領着我們走上黑漆般生命的小徑的明星。我沒有朋友，你是我惟一的朋友；我包圍着仇敵，你是我惟一的保護

人。我佩服你，信託你，很安枕地把我的同孩子們的安全整個兒交給你，憑着你那廣大無邊的智慧怎樣安排都可以的。我領着孩子們聽你的指揮，因為信任你是爲着我們的幸福。請你原諒我剛纔心神不定時胡亂說出來的
那些廢話。」

鵲鵲的三個腦袋同時發着協調的笑聲，正像鈞天的仙樂，祇令人聽着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敬愛來。他中間那個頭忽然有所觸發似的伸出來道：

「呀！我攪昏了，把急切要等你回來商量的話也忘記說了！」

母獸鼠一壁招呼着孩子們到洞裏去，一壁很詫異地掉過頭來問道：

「有什麼緊要的事情嗎？」

「再緊要也沒有了！讓孩子們自己進去吧。你上這兒來，我們靠緊了好說話。」

聽話的母獸鼠趕緊抖了抖鴨子般的尾巴，奔過來，蹲在她好朋友的身

傍，瞪着胡椒眼望他中間那個預備說話的頭。

那個頭霎了霎眼睛問道：「你知道離這兒不遠有座中曲山嗎？」

「我知道，那是座最好玩的寶山，有雄黃堆、有白玉巖，泥沙裏閃爍着黃金，山澗裏掩映着文具，那一次我帶着孩子們去玩了一整天哩。」

「你知道那座山上還出一件寶貝嗎？」

「除了我說的這些，別的我知道了。」

「哈，這些算得了什麼！你不知道嗎？本來我也不知道，這是東山上那位玉面狐姑娘昨天在這兒走過，跟我閒談着無意中講起的呢。她說，中曲山的最高峯生着一棵十來圍粗的大樹，看樣子最少有二三千年的壽命，相傳名叫榲木。每隔一百年樹頂上結成一棵像木瓜大小紅得像柿子般的果子，就叫榲果。據她說，這榲果蘊藏着一種神祕的生活力，祇要能攪到牠的一塊或是半角吞下肚去，一泛眼功夫，小的變大，弱的變強，病的變

下去說道：

『你要知道，這書雀山的前前後後有多少乖張暴戾的強徒，光拿他們一日三餐所需要的食糧說，每天像我們這種小東西吞下他們肚子裏的就要拿千數來計算。雖說我幸而有這個靈敏的腦袋同乖巧的嘴，你們有好腳勁同好齒力，勉強大夥兒把生命維持到今日，可是以後的安全有把握嗎？據我想，簡直是死多活少。祇怕到下次薰草園花的時候，我們這洞口祇剩了幾堆白骨去俾她們了。那末，你說我們還是這樣過一天混一天的好呢，還是應該想箇死裏逃生的方法呢？……不錯，生命是人人寶貝的，可是要保證永久的安全，不能不冒一些眼前的危險。幸喜我的聰明同你們的勇氣合在一塊兒或許在十分裏邊可以望五六分成功。祇要偷到了懷果的一塊，哼哼，你們不就成了一羣龐大的灰象嗎？……我嗎？哈，也許是個兩翼垂天的大鵬鳥呢。

他三個頭同時都昂了起來，六隻眼睛閃爍着傲慢的光芒，監視着崦嵫山頂落日留下來的餘暉，真像個倦遊歸來的大鵬鳥的小雛型哩。母獸鼠聽出了神，祇管張大着橄欖眼對他傻望；半天纔懷疑地問道：

「照你的意思，應該怎樣呢？……我早就說過了，一切聽你指揮；你怎樣說，我就怎樣做。」

他左邊那個頭道：「那沒有別話，祇有上勁的幹呀！」

他又沉思了一會兒纔慢吞吞地說道：

「我想這會兒就要動身，月兒行到天中大概總可以飛到那邊，趁着今晚的好月色，先把山前山後的地形同那凶神的性情打聽明白；你們隨後趕來，我們在山腳下會商。到那時總可以想出條進行的計劃。」

「你有把握嗎？不會出亂子嗎？」

「祇要一步步照着我吩咐做。……請你把洞裏剩餘的栗子，榛子搬些

出來，護我吃飽了好趕路。」

母獸鼠顛着頭站起來抖了抖短尾巴，跳跳蹦蹦地從洞裏來回銜了些乾果堆在他朋友的前面。鵲有了三張嘴，吃東西當然比普通的小鳥們最少要快過三倍，所以不多一會兒，他把三張嘴就着地面上的沙土擦，擦，站起來撲騰那對閃閃瑤瑤色的翅膀抖了一陣，又離地半尺許的在洞口打了個盤旋，試試這幾天好久沒有使用的勝力。然後，掉過頭來對母獸鼠鄭重地說道：

『你們也就動身吧。走的比飛的慢得多……山脚下會面，記住了，別誤了事。』

不等女朋友的答應他早已騰身向蒼茫暮靄裏衝了過去。

不多一會兒，在銀河裏浴能的月姐兒，披着綠煙的輕紗，笑微微地從遠山頂上走出來，發出水銀般的光輝，照澈了他迷離的雲路。他鼓身的韻

進、倦極了，張開兩翅洵一會兒；又怕誤了事，再搨動疲軟的翅膀死命往前飛。究竟姣養慣的貴人真有些吃不住勞苦！

飛呀，飛呀，月姐兒已經到頭頂上了。果然，中曲山的山頭包裹着照滿了月光的白雲隱約地在那邊發現了。小鵝鵝頓時長出了幾倍精神，拍着瘦得好像要斷了的翅膀望目的地衝去，不多一會兒，他已經站在中曲山裏一棵長松的頂上喘氣了。

『在那裏呢？』他這樣狐疑地思索的當口，却給震天動地般一聲雷鳴嚇得差不多從極枝上掉了下來。他猛然想起了玉面狐的話——這是那位將軍的吼聲，聽去好像在很近的距離以內哩。他不敢再飛了，祇怕拍翅的聲音要報告他的存在；連忙夾緊了肢膀望松樹底下的草堆裏鑽去，伏一會兒走幾步的望雷聲的來處進。又是震天動地的一聲，更響了；接着三聲，四聲，一聲比一聲響。

「呀，那邊林子的頂上怎麼冒着騰騰炎炎的火苗？……咳，這雷聲就從火苗那裏發出來的！……呸，那兒在林子的頂上？不是在山頂上嗎？……玉面狐姑娘說得果然不錯。」

小雛鷄驚心吊胆地這樣想着在草堆裏望山頂上慢慢鑽去，漸漸覺得草木越到上邊越長得稀疏了；站住細看，已來到林木的邊緣，眼面前展開一片耀着月光像明鏡般光潔平整的白玉廣場。

場中間不是站着一株十來圍粗的大樹嗎？他伸長了三個黃頸子，瞪圓了六隻小眼睛，熱烈地在那樹頂上像蒲扇般大圓葉堆裏找尋他這次宵征的報酬。其實，他用不着找尋；那顆棗果正像天半的曉星，煙霧中的燈塔，高踞在樹頂上，耀着月色發射出落日般的紅光，招引一切貪饞者的口吻。他定睛仔細地察看。呀，怎樣的美麗呀！透明的紅寶石閃爍着鑽石的的光芒或者可以拿來做個比方。他怔怔地呆瞪着。

這時候那檜木的頂上，一隻不曉得幾時飛來的鵠鷹，在那裏打了一會兒盤旋，忽然像脫弦的箭一般刷的望那顆仙果直撲下來。跟着一聲萬山振動的巨雷，從大樹背後噴出一團像電光般明，像胭脂般紅直冲霄漢的火焰把那隻可憐的鵠鷹祇燒成了一堆焦炭掉在樹根邊。顫抖着的小鵠鷄，耀着火光却看得清楚；在大樹的背後正躺着一位有生以來沒有見過的怪物。身體像馬，却比馬要大過了兩倍；腦袋像虎，却有一隻像鋼刀般精瑩耀目的獨角矗立在頭頂上；前脚也有些像虎，可是彎彎而鋒利的爪尖正像十把開口的鐮刀；後脚又有些像馬，可是巨大的蹄骨正像兩副沉重的鐵錘。一張嘴失掉比例的闊大，張開時像洪鑪般的口腔裏隨着呼吸噴騰着緋紅的火焰。小鵠鷄想起了玉面狐的話，知道這就是可怕的駁將軍。

那駁將軍燒死了鵠鷹，好像感覺着近邊還有些生物可以供他消遣似的，跼起身來，沿着白玉廣場的邊上，一壁狂吼着震耳的雷聲，一壁把頭

上的獨角撥動草堆，在那裏搜尋他的獵物。可憐的小鵝鵝眼看這位凶惡的將軍越走越近，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要變成白玉廣場上的又一團焦炭了。然而，他靈敏的腦筋究竟是件隨身的法寶，所以不等駿將軍走近身邊，他撲着翅膀飛出了草堆，三箇腦袋同時合作地發着迷人的輕笑，歡呼鼓舞地嚷道：

「呀，可敬的將軍，可愛的大王！我睡裏夢裏都膜拜的天神今天竟給我找着了！」

那位凶神呆住了，瞪着眼發出轟雷般的聲音問道：

「你這不怕死的小東西，想來騙我的仙果嗎？」

可愛的小鵝鵝不慌不忙地伏在駿將軍面前十步以外的地上——他不敢再走近了，祇怕他玳瑁色的錦袍受不住將軍口角春風的親熱——一壁笑一壁說道：

「我不敢妄想什麼仙果，可也不怕做將軍面前的死鬼，因為我敬愛將軍的心把一切貪戀，一切恐怕都征服了。我祇像失戀的姑娘，熱烈地趕着她心上溫存的情夫，情願當他的奴婢做最卑微的事情，但求他不要趕我走。我這乾枯的心窩再也受不住失望的戟刺，你要不留我，就請吐出一口火把我把燒死了，到也趁了我的心願。」

愚笨的老駿生平沒有受過人家這樣甜蜜的恭維，更加又聽了那種不可抵抗的軟笑，真有些軟化了；然而，他是個忠於職守的人，究竟不敢大意，却變了種和緩些的語調，說道：

「你別胡謔！……誰知道你是什麼東西！……饒你的命，快給我遠遠地躲開吧。」

乖巧的小鷓鴣移前幾步，伸長了左邊那擅長思想的腦袋，壓低了聲音，很鄭重地說道：

「將軍該信託我是你忠實的奴才。我這次進見，實在帶着一個很緊要的報告，可以證明我的誠意。」

「什麼！關於這仙果嗎？」

「是的。今兒太陽回山的時候，我在青雀山上一個石洞前走過，無意中聽見一羣鼯鼠在那裏商量上這兒來偷吃仙果的計劃……」

「這算得什麼緊要！別說廢話，快給我走開吧。」

「不，他們的計劃很凶哩。他們想要到崑崙山去約一夥名叫欽原的小鳥一塊兒來呢。這種小鳥身子不過像黃蜂大小，可是不論那個給他螫上一口，立刻就會死。我想將軍雖有神火，恐怕一時疏忽給他們螫上一口可不是玩的，所以連夜飛來，冒死報告。並且現在設法尙還不遲，因為我聽那羣鼯鼠說，要今夜先來這裏踏看明白，再上崑崙山去。將軍等他們來了，祇些一口火，不就斷絕了禍根了嗎？」

那隻傻驢真有些信了，懷疑地問道：「那末，你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一會兒就到。我爲了將軍，還施了一個小計；當時我聽了他們的計劃，祇說我是熟悉這兒路徑的，等一會還要假裝着嚮導，領他們到這兒來，任憑將軍處置呢。……將軍肯信託我的話，等一會看我回來，後面準跟着這一羣小偷兒哩。」

御伶的小鵲鷄真來得！這一大篇不曉得什麼時候准備着的花言巧語竟叫那驢將軍聽了暗暗地有些焦燥了；然而，他還維持着將軍的莊嚴做出副不屑措意的樣子道：

「那末，等一會看吧。」

小鵲鷄站起來撲着翅膀道：「到時候了，我先到山下等他們去。」他一路向山麓飛去的時候，預料着計劃的成功，一肚子充滿了甜蜜的

愉快。遠遠望見那邊閃爍着月光的金沙裏四散的有四五個黑點，知道鼠太太帶着孩子們已經在那裏等久了，他就夾緊了翅膀望下衝，像落葉般的剛剛掉在他女朋友的面前。鼠太太如獲至寶地低聲問道：

「怎樣了。」

「都布置好了。誰知道那老駝是一個沒用的蠢東西，祇能在空地上發威，走進了林子就成了鬧籠裏的死虎。他在山頂中間一片白玉的平地上，四面却都是些茂盛的樹林；等一會上去，你們四散在林子裏喊嚷着引他離開了那棵樹，我飛上去拿那顆懷果整個兒啄牠下來。就這樣辦，沒有不成的。」

有些閱歷的母鼠覺得喊嚷着引誘一隻凶神般的猛獸究竟是過分危險的試驗，啞啞地說道：

「那不太危險了嗎！他……究竟是……」

裝滿着一肚子尋找新奇玩意兒的高興的小獸鼠們，也許給剛纔單調的等候激起了一種急欲活動的慾望，不約而同的搶着嚷道：

「羞！羞！……沒用的母親，……怕什麼！……鷓伯伯快領我們去。」

鷓鷄側着中間一個腦袋斜睨着他的女伴笑嘻嘻地問道：

「怎樣？」

簡單的母獸鼠簡直沒有了主意，可是任信心最後掃除了堆積在她心窩裏的一切疑團，很懇切地對着她朋友道：

「我早就說過，我把全家的安全整個兒交給你手裏。我已經答應你領着孩子們聽你的指揮，那末，現在……好，就跟你走吧。」

她渺小的胡椒眼盈盈地掉下幾滴淚珠拋碎在金沙堆裏。鷓鷄很不安地搖了搖扇子式的尾巴，一聲不響，望草堆裏鑽去。母獸鼠領着孩子們悄悄地在後邊跟着。



徐福的下落

黑沉沉看不出水浪的山奔墜倒，昏懂懂聽不見水聲的雷鳴風號，可憐那捲在浪花裏載浮載沉的徐福，下死勁抱住了一根斷騰半截的桅桿，心裏祇迷迷糊糊地幻覺到他危險的一半。實在說，剛纔他那只載着三千童男女的大洋船像個繡球般在水浪的亂山裏滾上滾下，同時夾着一船少男弱女東奔西竄，慘哭悲號，確實把他的神經緊張得快要迸斷了；直到最後的一個大浪像泰山壓頂般從左舷上打過來，他覺得天旋地轉地一陣昏暈，什麼多

看不清，什麼多聽不見，祇直覺地感到萬事都完了，這是他一生最後的歸東，倒好像緊張的神經頓時的鬆懈起來，漸漸地入了睡眠的狀態。

在幻夢中他看見了始皇帝的殷勤餞別；又見那一羣童男女像小鳥兒般的嬉笑登舟；一會兒風平浪靜，來到了祖洲花團錦簇的岸邊；雲霞圍繞的山頭上，湧露出金碧輝煌的宮殿；花朵兒般美麗的仙姬披了五彩陸離的紗裳，踏着雲章，在天空裏翩翩翻舞；各處山奧裏發出飄飄欲仙的音樂，非管絃，非絲竹，是一切恬靜，和樂，甜蜜，溫柔的交響。他達到了夢想的仙園，發現了永生的泉源！

然而，殘酷的自然却還不肯讓他在這個幻想的仙園裏徘徊得過久哩，波動的海水到底又把他撼醒過來。當他懵懂地睜開眼來，發現了自己現實的處境時，他頓時覺得一顆心受不住悲哀的重量先埋葬在淵深的海底裏去了；然而，定了神再望四下細看，忽又覺得牠還是充滿着希望和勇氣，熱

騰騰地在給海水冰冷了的胸膛裏跳躍。因為這時候的海面，已經卸去了剛纔殺戮的面幕，露出牠處女般溫柔的本相，抱着斷桅桿漂泊的他，祇像無告的嬰孩，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裏。烏黑的天空中嵌着的一顆顆明珠般的星星，映在波動的海面上，直像千萬條白銀的小蚯蚓在水光中蠢動。最驚心，最快意的是這一片燦爛的星海並不很大，離身不到半里地遠近，黑影中確乎蜿蜒地躺着一條黑綫，到那裏，水面上的白銀蚯蚓祇是迴旋盪漾，不再過去了。

岸！岸！徐福的一切都復活了！他痠麻的膀子頓時長出了神奇的力量，一手抱着斷桅，一手死勁在水裏划，雖然明知道他身子順着潮水向岸邊淌得很快。漸漸地看得清岸邊的樹影了。他發見這一排連續的黑影在他面前忽然地中斷，像是個河流的入口。不到十分鐘，他已經淌進了一條平靜的河流；又隔了十分鐘，他已經爬到岸邊樹蔭下的草堆裏預備安適地作

奮鬥後的休憩。

清晨的陽光喚醒了徐福的好夢。當他坐起來揉着眼睛察看這個新世界的時候，他驚喜得真要跳起來了。在他面前像圖畫般展開着的，難道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祖洲嗎？這樣清麗的景緻，不像人境，真是仙山！他躺着的這塊像錦茵般軟綿綿的草堆，受着微風就翻起一層層柔軟的綠波，一直向眼前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盪漾過去；在這浩渺的綠海裏東一堆西一簇浮滿了些金黃色和純白色的雛菊，把這塊廣漠的草原好像又幻成一片素花織錦的大地毯。在草原遠處的地平綫上像雲頭般湧起一帶隱約的遠山，環抱着牠幻想中的邊緣，恰正像地毯上堆花的鑲滾。再看身後的河面，倒也有二丈廣闊，水面上滿載着陽光，整一片溢銀的平面上沒有半點兒雜色。沿河的兩岸長滿了花繁葉茂的叢樹。這些中最多，最艷的是一種開滿着紅白色花朵一丈來高的樹本；花狀有些像桃花，可是細長的花梗撐着一簇簇嬌娜

多姿順風俯仰着的花朵，却比桃花有趣得多了。順着河岸望過去，祇見碧沉沉的葉縫裏砌滿了這些粉白色和淡紅色的花朵，看呆了的徐福，真以為來到了神仙的洞府了。

他站起來撲了撲身上已經給太陽烘乾了大半的衣服；走到河邊，掬些清水胡亂擦了擦臉，又隨便喝了幾口確是十分清瀝的淡水。隨後，他又着腰站在岸頭四圍瞭望了一週，就決定沿着河邊的樹木到這個海島的內部去調查一個究竟。

一路上恬靜的空氣裏充滿了香馥馥花草的氣味，溫暖的陽光盪漾着河面上的水光雲影真叫這愛患徐福忘記了一切經歷的痛苦，儘管沉默地領略這種自然界給他的慰藉。走了有三里多地，他剛想找個地方暫時休息下子，忽聽得前面林子外傳過來一陣嘈雜的人聲；他趕緊閃身躲在一棵大樹的背後，不多忽兒，那一羣人已經走到他的面前來了。

他一眼望過去以爲他們是六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可是再看時就覺得不對。因爲，在頭裏的那一個，飄着花白的長鬚，僵僕地扶着一根拐杖在那裏走，決不是小孩；跟在後面的三個男子，肌肉結實，臉容嚴肅，也不是小孩；再在後邊的兩個女子，塗脂抹粉，扭扭捏捏地裝腔作勢；更不是小孩。最初一瞬間他竟肯定這些荒島的主人翁就是山海經上焦僂國的人民，可是再仔細端詳，他又懷疑了，覺得他們的舉止動作，雖沒有大秦人民的大方，却是黃皮黑髮頗有些地方相像；祇是他們一律有長方的臉，祇垂的頭，屈着的腰，灣着的腿——尤其是這一對向外灣曲八字式分開的腿——不獨不像秦人，簡直有些脫離了人形，彷彿酷肖一種日常慣見的動物，可是再也想不起是什麼。他細看跟在那面的那兩個女子，雖也是矮小，雖也是向外灣曲八字式分開的腿，却都是鵝蛋形的臉龐，細皮白肉，皓齒明眉，稱得起一對雀兒般絕色的小佳人。

因為這些人的矮小，他不知不覺間起了種藐視的心思，就踏着大步抄出樹蔭，迎上去向領頭的那個老者唱了個肥喏。他們最初給他意外的湧現怔住了，都不約而同的往後倒退了幾步，摸着掛在腰間的刺力，露出驚慌的樣子；後來見他沒有相犯的意思，一泛眼間都變成了喜笑顏開，極謙恭，極和藹的態度，大家手摸着膝蓋向呆瞪着的徐福深深地行了個九十多度的鞠躬禮。

老者笑嘻嘻地先在齒縫裏收了一口氣，表示他謙遜的意思，然後吐出極低，極慢的口音，——徐福驚駭地發現竟有一大半是他聽得懂的秦音——問道：

『官人……貴處……？』

徐福就把怎樣奉了始皇帝的旨意找求海外仙山，怎樣海中遇難的經過簡括地說了幾句。那老者瞠眼看着身傍的少年，露出驚喜的樣子，然後掉

過頭來，又收了一口氣，低聲的說道：

『好極了！……我們也是秦人……同鄉……同種……快活呀！』

他說完了就走上來拉着徐福的膀子，昂着頭誠懇地說道：

『……我和……兒子們……都歡迎……請上……敝舍住。』

徐福的確給他這種誠懇謙卑的態度感動了。大難之後幾萬里外遇見了故鄉人是喜事，而遇見了這樣的故鄉人更是料想不到的喜事。充滿了愉快和感激的心願不容他再有考量的餘地，他就點了點頭，跟着他們向他們的來路上走去。

他們沉默地行了三里多地，最後走上一片綠草的山坡，轉進一個濃蔭的林子，在這林子的底裏遠遠立着一座不過七八尺高的小房子。牠的構造，不論那個第一次看見時的映象，一定以為牠是玩童們搭着玩的木架子，最多也不過是秦人燒給鬼住的紙房子，決不能算是活人的房屋；因

爲，牠全體的矮小不必說，就是建築的材料，既沒有磚瓦，又祇有最粗二寸對徑的木棍子和糊着些薄薄的白紙做窗門牆壁，比着秦人的牛欄馬廄還覺得有些趕不上哩。然而，老者走到那小房子的門口，站在一旁，鞠着躬讓徐福先走。這真把徐福難住了，他站在屋簷底下，眼看着屋面上鋪着的茅草，確實懷疑這一座纖巧的小屋子載不住他碩大的身軀的重量。

然而，他到底彎曲着身軀塞進了那狹窄的門框。到了裏面，他驚駭地發見牠面積的寬廣和收拾的乾淨；地板上鋪着白潔的草薦，沒有桌子，椅子和一切動用的傢俱，空落落的大房間裏，祇有中間放着一隻矮小的圓几。

後邊一羣六個男女都一窩蜂湧進來了；四個男的脫下了隨身衣服，順手交給後邊那兩個女子，就爬在地板上盤腿坐下。那老者一壁招呼着徐福照他樣子坐下去，一壁瞪着眼睛厲聲地向那兩個女子吆喝着，大概的意思是叫他們去給客人收拾房間和預備食物的。她們柔順地鞠了一個躬，推開

後面的低格子，貼貼榻榻的走到裏邊，大概是收拾去了。

那老者和他三個兒子就using極難了解的土白，先詳詢了這位遠客的身世，然後再細述他們自己的歷史。在這些敘述的斷片中，徐福也知道他們來歷的大概。他們的祖宗還是中國不知道那一朝的皇室，却給冊封在這個荒島上。現在子孫昌繁，在這周圍幾百里地的小島上，居然也有了好幾萬人口哩。他們這一家子父子四人，靠着種田漁獵生活，在這島國裏大概很有些勢力的。徐福驚駭他們怎麼不提剛纔進去的那兩個女子，忍不住要詢問個究竟；那老者摸著鬍子笑道：

「……也是我生的……女人……算不了什麼……隨便使喚……」

徐福正懷疑自己沒有十分了解他的意思，忽見後面格子門格拉拉的推了開來，那兩個女子抬着一隻大盤，裝滿一大堆大塊的肉食，顛巍巍地走到桌前，同時並着腿端端正正地跪下來，把盤子放在桌上，垂着頭爬在一

旁，像馴順的小狗兒般，靜候着主人的命令。那老者一壁抓着一塊的肉送到徐福的面前，一壁指着那兩個女子對徐福說道！

「——這兩個丫頭：派她們伺候官人：大的叫花兒，小的叫菊兒。」徐福受了這種意外的恩寵，真不知道怎樣對付的恰當；正想推却，不防那老者已經拉過花兒推到他的懷裏，叫她撕肉給他吃。徐福雖未能完全消除了心裏的疑團，却好像已經了解女性在他們島裏的地位；再加以這一忽兒，躺在他懷裏這個處女的肉感和肉香的誘惑，他就把預備在嗓子裏推却的說話，一口氣又嚥下去了。

從此徐福就好像鑽進了安樂窩般的終日享福作樂，天天受着大塊魚肉的供養，又有花一般的花兒姊妹寸步不離的侍奉着。也有幾次他看着他們父子們早出晚歸的勤奮工作，覺得自己既加入他們家庭裏的生活，就提議應該分担他們生活上的責任；可是屢次自薦，屢次給他們很委婉地，很卑

謙地拒絕了。因此，每天當男子們離家之後，他祇能伴着兩個姑娘在家裏厮混。漸漸地跟她們由熟稔而變成了親熱，尤其是花兒對他，細心熨貼，差不多像個知心着意的妻子一樣。他知道她們在這島上過着不齒於人類的生計，所以稍稍給她們些同情的慰藉，就不知不覺間逗得她們埋藏在心底裏的愛苗有些欣欣向榮的生意了。

他一個月來跟她們談話的成績能把島上的土白說得像秦話一樣的流利。從她們嘴裏，他知道她們姓狼；人家叫她們父親叫狼老爹，三個哥哥順着次序叫狼大，狼二，狼三。祇是提起了父兄的名字，她們總是總着眉心掉過頭去，或是設法把別樣話又開來；因此徐福常常感覺到一種悲哀，恐懼和憎惡的色彩隱現在她們吹彈即破的臉皮底下。他憐憫她們，不時的用好話去撫慰她們，然而沒有一次得到一些兒看得出的成效，有幾次，反而逗得她們淚汪汪地看着他，一忽兒竟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三個月之後，海水裏爬出來像鬼般柴瘦的徐福，已經養成了個肥頭大耳又白又胖的富家子弟的樣子了。這一天下午，他帶着花菊姊妹閒步到他登岸的河邊，鑑賞那水面上晚霞的艷景。他攙了她們倆坐在河邊的草地上，沉默地看着倒映在紛紅色的河流裏他們偎倚着的身影。他驚駭地發見自己肥白的臉龐像一輪中秋滿月般在水底裏盪漾，就微笑地指給花兒看道：

『你看我來這兒沒有到半年，已經變成了個大胖子了。』
半响沒有聽見花兒的回答。他忽然瞟見她倒映在水底裏愁眉哭臉的容顏，好像蘊藏着無限的悲哀；再看這邊的菊兒也是這樣。他詫異，抬起頭來看着她們的臉，驚駭地問道：

『什麼事？剛纔很快活，怎麼一忽兒都這樣發愁起來？』

花兒撲在他懷裏，嗚咽地直哭。半响，抬起頭來，淚汪汪地望着她妹

子道：

「菊妹，我再也忍不住了，要說了呢！」

菊兒點了點頭。花兒順勢掉過臉來，頭枕在徐福的大腿上，仰着臉含淚地望着他問道：

「您當我們倆是好人嗎？」

徐福拉着袖子給她一壁擦淚，一壁微笑地道：

「不是好人，是我的恩人罷？」

「別做夢啦！你以為過着快活日子嗎？老實給你說，你好比熱鍋子裏面的魚，不知道一忽兒要給人家吃下肚去還以為在溫泉裏游泳哩；你瞧着自己長得白胖得意，不客氣，這就是你送命的動機；你以為我們倆是伴着你作樂，哈哈，想不到竟是監視囚犯的禁卒。」

花兒嚴肅愁苦的臉容和顫抖的聲浪不容徐福再想她在那裏調笑了。他

呆瞪着問道：

「這怎麼回事呀？」

花兒昂起頭來望着菊兒；菊兒堅決地道：

「姊姊，事情到了今天，要救他，不能不說明白的，你別遲疑了。」

花兒倒下頭去，看着徐福的臉問道：

「你聽人說過，在你們中國的古時有條凶狠的惡狗叫盤瓠的嗎？」

徐福沉默地搖了搖頭，花兒就接着說道：

「那末我得先把這段歷史講給你聽。在高辛氏做皇帝的時候，有一位老太太，忽然臉上長了個惡瘡，疼痛得不得了。她找醫生醫治，醫生就說非把這塊爛肉剝掉是好不了的；她起初遲疑，後來實在受不住火燒般的疼痛，竟咬着牙讓醫生在她臉上雕下一大塊血淋淋的爛肉。她想，這是自己身上的血肉該把牠好好收藏起來；就拿一個大瓠子把牠盛着，上面蓋着個

木盤子，預備明天拿出去埋在土裏。誰知道，明天清早起來，她揭開木盤子看時，瓢子裏面躺着條紅通通精肉的小狗，直瞪着小眼睛，對她哇哇的叫。再找那塊爛肉却不見了，這不就是爛肉變的嗎？那老太太想，這纔是自己的骨肉哩，所以十分珍惜，真當牠子女一樣看待。因為牠是瓢子和盤子裏生的，因此，就叫牠盤瓠。

『這條盤瓠長大起來比狼還狠，比狐還狡。雖是條狗，却有人的智慧機巧。有利益的地方，牠會搖着尾巴哄騙，嗚嗚地發出種十分柔順的聲音；若是騙不到手，牠立刻張牙舞爪，像條餓狼般撲取一切。見了虎豹等類比牠強硬的野獸，牠肯給牠們銜食採果，百般的獻媚；見了羔羊等類比牠柔弱的家畜，牠就不客氣，擺着畜生大王的架子，好像不吃牠們就是牠無上的洪恩。』

『隔了幾年，有個叫什麼犬戎的蠻族，派着大兵來搶高辛氏的天下。』

那犬戎的會長是素來著名的勇士，所以一路打來，沒有一個人敢抵擋他的銳氣。看看已經殺到京城城外，紮下大營，在那裏吶喊着挑戰；這真急死了無能的高辛氏。他眼看朝中戰將戰慄的樣子，明知沒有一個有應戰的勇氣；祇好在宮門外面貼着一張黃榜，說，有那一個能打退犬戎的，就封他三百戶，還把自己最美麗的公主嫁給他。

「黃榜帖了一天，雖有幾個給這種重利所誘惑的青年，冒險應徵，出城討戰，可是不到幾個時辰，他們的首級都一顆顆高掛在犬戎營帳的旗門上了。慢慢地快近黃昏，形勢越加緊迫。焦急的高辛氏正搓着雙手，在宮中寢室裏盤旋着沒有主意的時候，忽見室門呀的推開來，跳進一條三四尺長的大黑狗，嘴裏銜着撕膽半張的黃榜，伏到他腳底下，祇是嗚嗚地叫。他隨身的侍衛跟進來爬在地下叩頭奏道：

「這條黑狗，趁我們沒有防備，撕下這一角黃榜，直往宮裏奔，沒

有人攔得住牠。臣等都該萬死！」

「高辛氏低頭看着那條狗，驚喜地問道：

「這不是那老婆子爛肉變的盤瓠嗎？聽說她有靈性的，讓牠試試也好……」

「那條黑狗不等高辛氏說完，早就扔下黃榜，像飛一般的衝出了宮門。隔不到一頓飯工夫，牠銜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奔了回來，接着探子來報，城外的犬戎已經像潮水般退了去了。驚喜欲狂的高辛氏立刻登殿傳齊了文武百官，把盤瓠銜來的首級放在銅盤裏傳觀，大家衆口同聲的證明的確是犬戎會長的腦袋。高辛氏歡喜地傳諭好好的餵養這條有功社稷的勇狗，然而四處找尋却已不見了牠的蹤跡。

「正當高辛氏失望地找不到盤瓠的時候，忽然一個宮娥從宮裏踉蹌地奔出來奏道：

「公主宮裏來了一條大黑狗，蹲在公主的身傍；別人走過去牠就要狂跳亂咬。公主嚇得面無人色了，求陛下作主。」

「從此那盤狐盤踞在公主的宮裏；用強趕牠，牠比人狠，用計騙牠，牠比人狡，弄得高辛氏沒有法子，祇好預備一隻大洋船，把公主和他的狗塚和幾十個宮娥宮監等，送到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的一個荒島上，讓他們去過着人狗同居的生活。後來他們生出來的子孫，漸漸由部落而變成了一個國家，總算不忘本源的自稱謂犬封國。在這國裏的人民，男的脫不了父性，女的獨傳了母性。所以陰狠殘酷，是這國裏男子們的特性；而容顏美麗，性情和順是女子們的美德。因為脫不了狗種遺傳的痕跡，所以他們雖蒙上了一層人皮，却一處處免不了還有些老祖宗的軀幹和性情的映象；就是飲食起居也永遠保存些祖先遺傳的習慣。最可怕的一格，就是喜吃人肉：」

徐福驚駭地打斷她的話頭問道：

「你說了半天，難道我就到了犬封國裏來嗎？」

花兒沉默地點了點頭。

「你們是吃人的畜……」

「不是我們，是他們。」

「怎麼我來了半年，還不吃呢？」

「他們吃人的方法還很費一番苦心呢。黃的，瘦的，他們想，白糟塌了食料吃不到一個暢快，不值得；所以，學着中國填鴨的方法，先用謙卑的態度，甜蜜的語言安定了他的心神，再用我們女子們一壁暢豁他的心胸，一壁監視他的行動，然後，天天拿大塊的魚肉把他養得極白極胖，到了適當的時期纔開刀吃個暢快呢？」

忿怒的熱血頓時把徐福白胖的臉蛋罩上一層可怕的紅光，他倏地跳起身來，一手抓住了一個姑娘，睜圓了快要出火的眼睛，接不上氣地喝道：

「真的嗎？……你們……是同謀！……我……一個人……不怕……也要給你們……利害……」

花兒，菊兒剛哀啼着分辯，不料樹堆裏跳出個黑影，明晃晃一道光芒，徐福右手裏的花兒的潔白衣襟上已經染上一大片鮮紅的血跡；左手裏的菊兒尖叫了一聲，跟着姊姊的屍身撲通的都翻身倒到河裏去了。徐福一個虎步跳開來，掉頭看時，却見狼氏三兄弟都舉着耀眼的短刀，惡狠狠地作勢要撲過來。他雖嬌養了幾個月究竟還沒有磨滅掉大陸上的丈夫氣概；況且，這幾個矮小的三寸丁，雖仗着武器，究竟覺得他們的能耐是有限的。他就站定了，叉着腰，瞪着眼，厲聲地吆喝：突然背梁上覺到一陣戳心的刺痛，掉過身來，朦朧中還看見狼老爹舉着短刀對他猶笑的臉龐。大陸上正直的君子到底敵不過盤瓠遺族的陰謀。

徐福死了。

十七，七，十四，在上海。

參攷

- (一) 搜神記
- (二) 山海經
- (三) 仙傳紀聞
- (四) 玄中記

孝
子

【一】

「這可不是玩的，我看要重華自己明白纔好。娥姊，你看怎樣？」

「祇是重華的事情，總是叫人摸不着頭腦的。」

說着話的是兩個二十來歲的少婦；那大些的一個，映着門口射進來的太陽光，坐在一個土墩子上揀桑葉，小些的一個忙着把揀好的桑葉舖到一隻很大而很粗陋的木盤子裏，盤子裏蠕蠕地爬滿了剛孵化的小蠶。屋子是黃土堆成的，寬不過二三丈，人站在裏面，剛夠頭頂碰不到舖在上面算是

屋頂的茅草；土牆上一個大些的洞就是門，小些的一個就算窗。裏面的陳設更簡陋得可笑；靠壁一個大土墩子，上面鋪着些麻布的被褥，大概就算是床；中間幾根樹幹撐着一塊木板，大概就是桌子；其餘四下裏散布下幾個算是凳子的土墩子，和許多日用的傢具。那兩個少婦身上穿着精絲織就的斑斕長衫，腰間繫上條采色的飄帶，祇露出螭蟒般的頸子，雪藕般的膀子，一樣都是精瑩滑潤，白淨得動人。

這兩個少婦就是帝堯的女兒，舜的妻子——娥皇是姊，女英是妹。

娥皇揀着了一張很大的桑葉授給她妹子，接着說道：

「可是你的確聽真切的嗎？」

「怎麼不真切！我不是天天太陽下山的時候要到那邊雞埕裏去喂雞的嗎？昨天喂了雞回來，走過他們的窗前，祇聽裏面小象暴跳的聲音和婆婆抽咽的哭泣隔成了一片。然而，我還不願偷聽，正想舉步，却給小象的一句

話激得我週身的血頓時像冰凍了般的冷起來，我不由自主地伏在窗底下。他道：

「不害死他，他要害死我哩！爹爹，你想在他手裏享福嗎？」

「公公含胡的聲音道：『做夢也不想！可是，他到底是我兒子……：下不了這毒手……』」

「婆婆的哭泣蓋過了他的聲音。她嗚咽道：

「你捨不得自己的兒子，爲什麼要害我和我的兒子呢？我這老命本來拚着不要了……呀，我苦命的……小象呀！……呱……呀……呀……呀！」

「她號啕了。公公恨恨地道：

「你們說該怎樣呢？」

「突然地哭聲停了，暴跳聲止了，變成一片唧唧噥噥交頭接耳的聲音。我屏息地聽，可一個字也聽不出。沒奈何奔回來，你又睡了；我一夜

沒有睡穩，老清早又去找繁妹妹打聽。她說，他們防着她不讓她聽見；可是我看着她樣子是知道的，祇是不敢說。」

「昨天臯陶伯伯不是從歷山回來，說他隨後就要來的嗎？我看他今天總可以到家了，我們倒得先給他預備對付的法子纔好哩。」娥皇揀了又一片桑葉授給她妹子時這樣說。

「我們出主意是白饒，」女英接過了桑葉舖在盃盤裏接着說；「重華老是想放大了肚子去感化他們，他會對付嗎？他祇一味的順從。這一次可性命關係，不能再讓他順從了。娥姊，對嗎？」

娥皇兩隻手按在桑葉堆裏，看着妹子答道；「那當然的。可是英妹，重華的態度我始終覺得有些懷疑；他的手腕和辨才的確有把死人變活的神祕，有能耐的人會服服貼貼地給他奔走，凶暴的人會低聲下氣地聽他命令，爲什麼他回到家來竟像換了一個人，祇知東奔西走的任憑着人家的使

喚？雖說他想把順從來感化他們，可是他要稍稍用一些他神祕的天才來勸導勸導，不來得便捷得多嗎？種田的，打魚的和燒窯的羣衆，上千上萬的人，都給他感化好了，怎麼家裏這三個人，他就幾十年擺佈不好呢？
英妹，你也感覺到這一個疑團嗎？」

「呀！娥姊，你可錯怪他了。家裏人怎麼好拿外人來比，他這種幾十年不變的任勞任怨，纔是大聖大賢不可及的地方哩。祇是重華有了這樣頑固的父母，人家都說他不幸，我想該說是他的大幸纔對，不然誰知道他是個孝子呀？」

娥皇笑道：「你說來說去還是跟我走上了一條道兒。我們且別說廢話，究竟今天的事該怎樣辦呢？」說着她捧了一堆爛桑葉想扔到門外邊去，走到門口忽然大聲地嚷道：

「英妹快來瞧，那邊一個黑影子不就是他嗎？」

女英奔過去看，果然在遠處的沙磧上有一點黑影子在那裏移動；起初看不清，兩個人儘管釘住了看；漸漸地近了，女英拍着手奔過去，嘴裏一壁嚷道：

「重華，重華……我們等久了！……」

娥皇也喜歡得心口別別地跳動，慢步的迎上去。她看見攙着她妹子笑嘻嘻地走過來的丈夫，雖離家足有一年多，還沒有改變他離家時的身材容貌。偃凹的背項還是拳曲如弓；光滑的面頰還是找不到一根髭鬚；臉還是照舊的長，嘴還是照舊的大；祇是黑蒼蒼的皮膚現在更晒得像墨一般了，而兩顆瞳人的眼睛格外發出逼人的光芒。她迎上去握住了他那一只手道：

「恭喜你大功告成！昨天臯陶伯伯來，已經把你在歷山的情形告訴了我們一個大概。」

「好吧，我們到屋子裏去坐着細談吧。」舜一壁說着，一手拉了一個

夫人走進他那矮小的茅屋，找了個土墩子坐下，就開口向着娥皇問道：

「爹爹跟媽媽都好嗎？我得就跟他們請安去。」

「別忙，」女英搶着這樣說，「我們正有話要告訴你哩。」

「什麼事？」驚駭的舜睜大了重瞳的眼睛。

女英失悔自己說得太魯莽，眼看着姊姊不做聲。娥皇解圍似的說道：

「沒有別的。英妹昨兒個聽見了些閒話，想告訴你。」

「這忙什麼。」舜站起來想走。女英急了，跳過來拉住了他的膀子

道：

「別說是閒話，有性命關係的呀！」

「這怎麼說？」四顆瞳人逼住了她問。

「他……他們要……害……害……死你……」她震抖得不能成聲了。

「誰說的？」

「我親耳聽見小象說的。」

「原來是這麼會兒事，這不是我天天預備着的嗎？還值得攔在心上，你也太嫌傻了。」舜拍着倒在他懷裏的女英溫柔地這樣說。

「這一次可比較前幾次嚴重得多。」娥皇鄭重地警告他時機的危迫。於是舜就坐下來，臂肘子撐在大腿上，兩手捧着下頰，向娥皇道：

「那末你們到底聽見了些什麼呢？」

舜注意地聽完了女英重述她昨天的發見之後，閉着眼睛點了點頭，半晌問道：

「你怎麼疑心繫妹妹會知道這件事的呢？他們不常說她的心向着我們嗎？」

「看樣子這一次她一定知道的。昨天她差不多想說出來，後來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閉緊了嘴祇管搖頭，再也不肯說了。」

「哦！」舜沉默了一會兒，接着道：「讓兩老怎樣攬都行。我這副骨肉不就是父母給我的嗎？他們要毀滅我，當然祇有順從。父親糊塗，後母褊執，又加上一個蠻橫的兄弟，我想感化他們既然失了望，那末到底是我對不起他們，當然要受他們的懲罰。死也罷，活也罷，任他們怎樣也不能說過份。我決計順從一切！」

他說時眼睛裏包滿了淚珠；天真的女英真急了，撲在他懷裏嗚咽道：「這一次可不行，他們下了決心……你還有命活嗎？你狠心捨棄我們嗎？你不想爹爹待你的……」

「別說這些廢話，那兒就會這樣。」舜撫摹着懷裏的妻子這樣安慰她說。

「重華！」娥皇又發出她嚴重的聲音道：「我該說這是你打算錯了。假使你這次真給他們害死了，在你是白送了一條性命，在父母却負上一重

殺子的罪名；你死後的評判，我第一個就不敢恭維你是個孝子，簡直該說你是個陷父母於罪惡的逆子。我看你還是躲避一下子的好。」

舜聽了她大夫人這樣嚴重的諍言，忍不住渾身打了個寒噤；可是一會兒又恢復了他誠摯的態度，愁眉哭臉地歎息道：

「咳，可惜你還沒有十分體會得到孝子的心哩！真的孝子自己是沒有感情的。他是拿父母的感情來做他的感情；父母所恨的他也恨，父母所喜的他也喜；父母既然恨他的生存，他自然也應該痛恨自己的生命；父母既然喜歡他的毀滅，他自然也應該高高興興的任憑他們宰割。我既願死，父母不擔什麼法律上或良心上的罪孽，至於身後的毀譽，我也沒功夫計較，任憑牠去吧。我到底決心了！」

他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就向門外走，留着兩個無力挽勸的妻子在茅屋裏嘔嘔啜泣。

117

然而，有心計的舜肚子裏早已打定了主意。

他出門並不向他父親瞽瞍的房子那邊走；他早已估量到在這蠶忙的時節，他的妹妹，繁，一定在桑園裏，所以他就溜進了屋後的樹林，先向正對着瞽瞍後門的桑園走去。走到桑園却不見一個人影；他雖覺得懊喪，然而知道繁一定會來的，就躺在園中軟綿綿的草堆裏，借着這閒功夫計劃進行的步驟。

身後一陣悉索的草響驚醒了他的沉思，掉過身來看見他妹妹掖着一隻筐子，低了頭走過來。他低聲呼喚，繁抬頭看見地上躺着個別離了一年多的哥哥，臉上發出驚喜的光采，奔過來嚷着道：

「啊呀！哥……」

舜趕緊站起來掩住了她的嘴；她瞪然看着哥哥；他指指地，叫她跟着坐在草堆裏，然後低聲問道：

「家裏有什麼變動嗎？」

「沒有呀！」繁驚駭地望着。

「別瞞我吧！我已經全知道了。」

「那末，你像見過英嫂的了？」天真的繁興奮得連額子都漲紅了。

「她告訴我一切，並且說你比她知道得還詳細，所以我來找你。」

繁的臉漲得格外紅了，扭着身子，搓着手，急得淚珠兒撲簌簌地掉下來，半晌纔迸出一句話道：

「哥哥，我不能說。」

「這什麼道理？難道你幫着他們收拾我嗎？」舜故意激她了。

「那，冤死我了！」繁着急地辨護；「可是，我怕：我說了要死！」

「誰敢害死你？怎樣嚇唬你？你說！」舜撫慰地追問。

「就是昨天太陽下山的時候，我提着一筐子桑葉走到後門，聽見他們屋子裏哭的嚷的鬧成了一片，並且還提着你的名字；我不敢進去，伏在門口聽；他們的聲音漸漸低了，我爬進去躲在門背後聽；他們雖說得低，我可聽得了個大概。突然地繼母向着我這邊看，也許在門底下發見了我的腳；她跳過來，揪住了我的頭髮把我摔在地下，喝道：

「小蹄子！胆包了身啦！藏在這裏面幹什麼？」

「我嚇得直抖，不敢說話。她拉起了根棍子就往我身上抽，小象還在旁邊嚷着『使勁！』我暈過去了。」

舜這纔注意到她的膀子和領子上布滿了青紫的癢痕。他十分同情地撫摹着她的傷痕問道：

「現在還覺得痛嗎？可憐的妹妹，後來怎樣呢？」

「我醒過來時祇見繼母猙獰的臉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見我睜開眼來，她喝道：

「好利害的了頭，你會裝死！可是記住了，外面要有一點兒風聲走漏出去，我問你，要你的狗命！」

「呀，哥哥，你想我還敢說嗎？」

她嗚咽着伏在哥哥的懷裏。舜合着眼淚撫慰她道：

「妹妹別哭！可憐我們倆，母親早死，父親又糊塗，落在豺狼般的繼母手裏。可是，妹妹你要明白，保護你，愛惜你的人，現在祇你哥哥一個人；假使一旦我有了三長兩短，再有誰會想起你這孤苦零丁的苦命孩子呢？我不為別人，祇為的是你，請你告訴我吧！我有法子擺佈，決不難為你的。」

哭得像淚人兒般的繫在哥哥懷裏抬起頭來錫着一雙淚眼問道：

「當真不打緊的嗎？」

舜抬頭四下裏望了一望，好像桑園外面有脚步声走近來；他就拉着緊爬到草堆的深處，兩人唧唧噥噥地密語了好一忽兒，然後舜站起身來望着草堆裏的妹子道：

「你放心，我有辦法。我就要跟爹媽請安去，你在這兒照舊的採桑吧。」

他說着就步出了桑園，遮遮掩掩地繞到他父親屋子的前面，站在門口高聲地嚷道：

「爹爹，你的重華回來了。」

屋子裏一個乾燥而顫抖的聲音帶着幾分驚惶的口氣應道：

「噢！進來吧！」

不等舜舉步踏進那座跟他自己住的一樣格式而略為大些的黃土屋子，

門裏面已經跳出一個打扮得妖妖嬈嬈的中年婦人，拉住了他的膀子殷勤地道：

「呀，重華，你到底回來了，叫我們好等呀！……你瞧，到底在外面奔波是辛苦的，臉蛋都瘦得長了，皮膚都晒得黑了，這次回家得好好兒將養將養纔是哩。歷山那邊聽說事情辦得真順手，打架的，吵嘴的，祇要你一句話大家都服服帖帖，你瞧，這種能耐那一個及得來？……」

舜暗笑他繼母態度的異常，可沒心情再等她話匣子開完就踏進門口，走到躺在土坑上瞎眼的父親面前拉着他的手問道：

「爹爹，請你恕這遠離膝下的兒子，……您老人家身體可好？」

「身體倒好，祇是眼睛瞎得越加利害了，簡直連一些兒東西都看不出。」瞽瞍撐起了半身，捋着白鬚子這樣答他的兒子。

舜假意把眼睛望屋子裏四下打了個轉，問道：

「象弟跟繁妹怎麼都不在家呀！」

他的繼母從門口走過來搶着說道：

「小繁還在後面桑園裏採桑呢，小象却給個窑廠裏的朋友拉了去幫工，出門也有一個多月了。你瞧，家裏沒一個幹事的男人，真糟得不成樣子；門也塌了，窗也破了；田裏長滿了青草，家畜一天天的給人家偷掉；最叫我心焦的，屯米的廩頂上已經露了一個大窟窿，再不修補，一廩米都要爛完了。」

「真是的，現在虧得重華回來了。」瞽瞍捋着白鬍子這樣隨和着說。他又掉過頭來望着舜道：「你等會兒就瞧瞧去，看容易做，隨手把廩上的窟窿補好了，要不然再找幾個長工幫一天忙也就行了。」

舜高興地答應道：「好的，就會兒我就瞧瞧去；祇是今兒剛到，我得去找幾個朋友敍敍舊，一准明兒清早動手吧。」

他父親點了點頭，繼母就搶着說道：

「本來重華遠道回來，坐還沒坐定，你就叫他做長做短的，這夠多麼不知道體恤小輩呀！呀，我也喜歡昏了，怎麼他坐了這大半天，茶水還沒得喝一口哩！」

她就八面張羅的倒茶倒水忙個不了，舜肚子裏在那兒笑，臉上裝出十分恭敬的樣子接受她的款待。

隨後父子兩人講着些別後的情形，大家都興高采烈，正像個極融洽的家庭。

【III】

明兒清晨舜和兩夫人起身得和噪林的小鳥兒一樣早。

「你真的明知危險還要去嗎？」眼睛哭得像胡桃般大的女英哀懇地

問。

舜坐在大土墩子的牀邊上沉默地點了點頭，女英又忍不住的手捧着臉蛋哭了。娥皇身子靠在木板桌子上望着門口一對唧唧啾啾爭食的瓦雀兒出神，半晌，掉過頭來說道：

「昨兒晚上你打旱陶伯伯那裏回來，上牀不多忽兒就雞啼了；一夜沒闔過眼，還能上高落地的做工嗎？就是要做，我看，也得休息一兩天。難不成這一兩天裏米就會爛完了嗎？」

舜還是繃緊了眉心沉默地搖了搖頭，慢慢抬起頭來，誠懇地望着他兩位夫人道：

「你們的好意我都領受，都知道感激，可是父母的命令，不問牠好歹，在我，就是不可違拗的法律。他們要我東，我不該往西；他們要我今日做，我怎能改期到明天？大丈夫的說話，說出來該像山一般的不可移動，

在旁人面前尙不能失信，何況是父母！」

「就算你這回去，難不成知道了危險，不預防下子嗎？」娥皇始終抱着懷疑的態度問。

「預防！預防父母的謀害！這成了什麼話？」舜莊重地反問，又接着說道：「孝子的心是醇潔的，對於父母決不肯懷疑；即使他們的確生了惡意，他祇願這惡意的非真，決不忍懷疑牠會實行的。誰忍心有這種禽獸心腸去預防父母的謀害！」

說着他站起來，在土墩子裏隨便掬了些乾果吃；吃完了抹抹嘴對着兩夫人道：

「我這就過去了。」

女英嚷着要一塊兒去，可是到底給她姊姊勸住了。

舜出門走不到幾步，祇見他妹妹緊，迎面奔過來，說爹媽叫她來催哥

「哥快別修屋哩，她漲紅了臉，站在舜的面前，祇管喘氣，顫聲道：

「這怎麼辦？」

「不相干的，你別着急，」舜低聲撫慰着她；「好，我們一同過去吧。」他又高聲招呼着她往那邊走。

他的繼母已經攙扶着臂站在黃土屋子的門口等候了；舜瞥眼看見廂邊閃着個黑影子，可是他祇裝沒聽見，高聲嚷道：

「爹媽起得好早呀！」

他繼母笑着迎上來道：

「可不是嗎？我們心裏老是惦記着天要下雨，祇怕廩裏的米都要爛完了。你昨兒晚上睡得好嗎？」

「真是路走多了，一落枕就睡着，幾月來第一次這樣痛快。媽呀，梯子在那兒？讓我先爬到頂上瞧瞧去。」他高興地問，緊儘在後面拉他的衣

掘。

「好像小象擱在屋後邊的，讓我給你去找。」他繼母說時扶着瞽瞍坐在門口的一個土墩子上，自己就往屋後走。

「不，媽媽，我去拿吧。」舜跟着也往後邊去。

母子兩人抬着一架梯子擱在廩上，舜笑謎謎地一路說笑一路爬上去；爬到頂上，他蹲踞着用兩隻手撥開蓋在上面的茅柴仔細地察看，高聲向着下面道：

「呀，真的，好大一個窟窿！得趕緊找些茅柴來修補哩。」

好久不做聲的瞽瞍這時候忽然張大了空空洞洞的兩隻白眼仰着臉發出顫抖的聲音嚷道：

「那你趕快下來吧，上邊……」

「呀！」

老頭子乾燥的聲音裏忽然夾着一聲尖利清越的呼聲，這是緊看見廩背後伸出一隻黑手撥倒那架梯子時驚駭的呼聲。梯子搖搖晃晃地在那裏倒下，她奔過去想扶，却給她繼母眼睛裏的兩道凶光把她釘住在地上動也動不得。

一忽兒熊熊的火光從廩背後直冒出來，在烟霧裏一個黑影子一閃，掩到屋後去了。火勢乘着晨風，把一隻隻通紅的火鴉直往廩頂上送。舜站在頂上，高聲嚷道：

「那裏來的火！……快把梯子站起來！」

繼母在下邊焦灼地應道：

「我一個人拿不起，怎麼辦？小緊快去找幾個人來！」可是她眼睛瞪着這顫抖的小姑娘，意思不許她動。

舜在頂上直嚷，急得他妹妹哇的哭出了聲，奔到父親身邊跪下去求；

替她默然摸着她頭頂，可是一雙白瞪的眼球裏也水汪汪地包滿了淚痕。忽然他們聽見舜快活地高呼道：

「爹媽別着急，不要緊了，——誰忘記兩頂箬笠在這兒哩！」

他站在廡頂上，一手擊起了一隻箬笠，揀那火苗沒有蔓延到的地方，縱身往空中跳；空氣託住了箬笠頂，他祇像隻風箏般冉冉往下飄，一眨眼的功夫，已經笑嘻嘻地擊起了兩隻箬笠奔到他父親的身邊道：

「爹爹別着急，我已經安全地下來了，可是好險呀！……那兒來的火？這倒是怪事！」

繼母奔過來道：「恭喜！恭喜！可沒功夫說閒話哩！……救火呀！這一廛米……不要急死了人！」

舜噉然地答應着，掉過頭就往那邊的井口奔；到了井邊提起旁邊一隻吊桶往下吊，可是桶子下去不到一丈，撲的一聲，他抓繩子的手感覺到桶

底擱在一塊實質的平面上，沒有水聲！他驚駭地掉過頭來嚷道：

「媽呀！水乾了嗎？」

繼母奔過來道：「喂！不錯。乾可還沒有乾，還留着半尺寬的泉眼，得有個人爬下去舀水在桶子裏纔行。」

舜爽快地接嘴道：「那我就下去。媽在上面弔水吧！」

「呀！」天真的舜又驚叫起來。

「哦！」瞽瞍摸着她頭頂發出聲低壓的呻吟。

舜可一些兒沒聽見。他忙着把弔桶上的繩子繫在井邊的樹幹上，脫掉了上身的衣服，光着膀子兩手握緊了繩子，跨進井口把個身子慢慢兒往下溜，一忽兒果然踏到了井底的泥淖。

他却不去找什麼泉眼，也不去拾起那隻躺在泥淖裏的弔桶；拔出雙腳就閃身鑽進一個新鑿成的地道望前爬，暗地裏慶賀自己的成功，好笑一切

人的愚傻。

舜的頭頂剛隱到井口下面，屋子後面就跳出一個軀幹偉大，濃眉大眼，黑蒼蒼的青年，背着一個大筐子，提着一把鍤子奔過來。繼母招呼他道：

「小象快來，……下去了！」

鹵莽的象與匆匆地搬過背上一筐子的黃土就往井裏倒；扔下筐子，死命掘着地上的土，一鍤一鍤的往井口裏送；他的工作實在神速，自己也感覺到突然長了一種神力，暗喜着老天爺在那裏協助他的成功。黃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從他額上，頸子上，背脊上往下流；嘴裏的氣吁喘喘地像隻耕了一整天的老牛；可是他與奮的神經使他遺忘了一切，祇感覺得一鍤鍤黃土送到井口裏的痛快。

他簡單的腦筋沒想到井裏面沒有一些聲息的異常，鍤了半天却還要爬

在井口上調笑地叫道：

「哥哥！我們再見吧！」

井裏答他的祇有他自己的迴聲，他高興得跳起來；他母親却聰明地警告他道：

「且別喜歡，怎麼人在下面，連哼都不哼一聲呢？」

「就是你會多心，一筐子黃土下去不一下去把他悶死了嗎？」

他掉過頭來，看見繫伏在父親身上哭，就一個虎步跳過去，照准她臉上拍的一下巴掌，把這瘦弱的小姑娘直打得在地上打滾。他罵道：

「小雜種！媽的！你來倒我的霉，這種喜事，要你掉什麼淚！」

他簡直得意忘形了，手叉着腰站在父母面前論功行賞起來了。他道：

「皇帝得了天下，要按着功勞的大小定賞賜；我們今天的事情，也得計較下子各人出力的大小。廩上放火是我，井上掩土也是我，爹爹坐在那

裏沒有動不用說，就是媽，也不過費了些嘴唇皮上的力氣，祇好算個搖旗吶喊的小兵；所以一切功勞都是我的，今天該聽我支配。那些牛哩，羊哩，成羣結隊的家畜，照顧麻煩，我不要，你們拿去；這一廩燒掉了一半的焦米，也歸你們，反正你們不會把我餓死的；我最喜歡的是哥哥那面七弦琴，彈起來繚繚的響，還有那面弓，扣上箭這麼一拉，烏雀兒都會從天上掉下來，這都是我的，你們不能來搶的！呀，說昏了，怎麼把那花朵兒般美麗的一對嫂子忘掉了，爲了她們我夢也不曉得做了幾百個，好，今天晚上就叫她們給我一頭睡覺——這邊一個，那邊一個，多麼有趣！哈，哈，哈，——我就找她們去。」

說着他掉頭就往舜的屋子那邊奔，顧不了他母親在後邊叫喚。

奔到門口，他突然感覺到跟美人兒說話必需裝出些溫文的態度，就站定了脚步喘過氣來扶着門口探進頭去，壓小了嗓音曼聲道：

「嫂……」

他怔住了。祇見端正地坐在正對着門口的土牀上又是一個剛纔埋死在井裏的哥哥，舜。他驚駭得掉頭就想奔，却給舜跳下牀來一把捉住他的膀子，快活地對他說道：

「象弟，你回來了嗎？真叫我高興極了！一年沒見，又胖得多了。快到裏面喝杯茶，我們談談別後的景况呀！」

「你……你……」臉漲得像豬肝色的象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

十七，九，八，在滬寓。

參攷：

(一) 孟子。

(二) 列女傳。

(三) 史記。

(四) 莊子。

(五) 文子。

(六) 路史。

魅
訴

我不信世間果真有這種沒天理的事情，也許是一場惡夢吧？

不曉得在何年何日，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緣由，我竟孤獨地走在一片荒涼寂寞的沙漠上：一陣陣撲地的罡風把我推送在黃澄澄漫天的沙霧裏面不知東西南北的漂泊着，眼面前能引起我注意的祇有那隱約地在遼遠的地平綫上若有若無的一個蜜臘色的圓盤。這或者就是落日吧？可是一眨眼間這

個圓盤已經沉到了沙霧的下面去了，慢慢地無邊的黑暗管領了這一片無邊的大地；呼呼的風聲幻成了無量數神號鬼哭在我耳邊吹噓着，一團團的砂石就彷彿是打夥的妖禽怪獸搶着要撕毀我這個勞頓的旅客。

我雖然身上冷，肚子餓，嘴裏渴，可是早已忘掉了這一切苦痛，正驚恐着生命的危殆。乾得像翻轉石榴皮的嘴唇機械地迸出幾聲枯燥的呼號，可是沉沒在汪洋的黑暗裏抵不上幾聲蚊子叫；抖顫的雙腿踏着沒踝的沙堆滯重地前進，自己覺得簡直是個又笨又小的虱子在席面上爬，還是不走的痛快；可是這些充滿了厭怪性的風聲和砂石，嚇得我不敢不往前奔，雖然說不定前面就是送命的陷阱。

突然，黑暗中呈露出一對閃爍的燈光；喜得我冰凍的血液開始循環了，彷彿又拾得了生命；這當然是個患難中的旅伴，不問他是良善或是暴徒。可是，這樣大的風暴容得他點燈嗎？疑懼的我定睛再看，却見離身

不到一尺地，正蹲踞一團黑影；那兒是燈光，這一對閃爍的東西正是牠的眼睛哩！怪！魔！終究遇上了魔怪！我拔腳想奔，可是不聽命的雙腳正像生了根般的埋在沙堆裏，彷彿給冷冰冰的一雙鐵箍扣住了。我突然覺悟這魔怪的手，祇好鼓着勇氣嚷「救命！」可恨那無情的風暴不理會我的危殆。突然，腳上的鐵箍鬆了，可是右手上又加上了一個，並且有一種不可抗的大力拉着我前進。我感覺到自己的孱弱，一切完了，我是這個魔怪今天晚餐桌上的佳餚，這是我的末日；於是我暈厥了。

烈烘烘的火光，熱騰騰的暖意，當我甦醒轉來時，竟使我忘記了剛纔的境象；可是定了定神再往四下裏看，黃土堆成的壁下正蹲着個駭人的怪物，頓時又清晰地引起了我的迴憶。我爬起來想逃，却給那怪物伸手拉住了，哀懇地發出一種顫抖的聲音道：

——先生別怕我，我不傷人！我是個最可憐的動物，求先生的憐憫！

這抖顫的語聲彷彿蘊藏着無窮悲怨和憤激，立刻鎖住了我的驚魂，掉過頭來再仔細把牠打量。牠的身材容貌，細看時，跟常人並沒有多大分別，祇是枯瘦得脫了人形。全身除了腰間一條破爛的圍裙，不掛一絲，露出一副祇包着又黃又黑的薄皮的骨架，胸前一條條肋骨像梳齒般的排列着，映着壁洞裏的火光，好像可以指出裏面肺腑的位置；四肢就像四根木棍般勾連在軀幹上，動盪時彷彿像要脫下來的樣子；臉上的五官最可怕，面頰陷的，鼻子凹腫了上半部，眼睛和嘴祇是三個黑黓黓的窟窿，裏面却燦着白森森的光芒——瞳神和牙齒；頭頂上沒有一點頭髮，一顆光滑的圓球在火光中耀出黃澄澄的怪色；總之，牠是一架包皮的觸體。

牠見我收斂了驚惶，彷彿很高興地拉着我坐在沙地上，嘻開了黑洞般的嘴對我瞪了半天，忽然滾下了兩行眼淚，竟抱着頭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我感覺到牠悲哀的深切，下意識地同情了他身世的苦厄，不覺伸手拍着牠冰

冷的肩骨溫藹地撫慰着。牠突然像觸了電流般的跳起來，握緊了雞爪般的拳頭，磨着白森森的牙齒，磔磔作響，繞着斗大的土洞，嘴裏喃喃的自語道：

——我最少也是好人家的子女！……爲什麼要受這種苦！……弄得不像了個人！……人家像毒蛇猛獸般怕我？……爲我幫你登了你那不要臉的寶座嗎？……爲我是隻捉兔子的獵狗就該給你殺來吃的嗎？不行！不行！看你這喪盡天良的狗賊寶座坐得穩幾天！

我摸不着個頭腦，祇好對牠呆望着。牠走了一回，好像乏了，懶懶地坐在我的身邊，眼望着火光怔怔出神，半晌，忽然掉頭問道：

——先生，公孫軒轅還在那裏做帝嗎？

我呆了，牠問的不是黃帝嗎？難道牠跟黃帝有什麼關係？一時竟找不着一句確當的答辭，祇好含糊地說道：

——他早已騎了黃龍上天去了。

牠突然睜大了黑洞洞的眼眶瞪着我道：

——這是謊！一定是謊！這種沒良心的狗賊配上天嗎？

我沒法，祇好給牠大概說明了這時跟那時時間的距離，這種怪誕的傳說大半都是史官的謊語，不足憑的。牠聽了，彷彿驚駭我訴述的奇特，可無意中已表示一種精神的得慰。沉默了半響，纔說道：

——先生看我剛纔那種怪僻的樣子，大概在那裏笑我吧？可是說明白了，或許你也要陪我灑一把同情之淚哩。我幾千年流放在這沙漠裏沒有遇到過一個人影；今天巧遇，見到了先生，你肯憐憫我，暫時振一下精神，准我傾倒一次胸中的積憤嗎？

我點了點頭，牠就嘆了口氣接着說道：

——咳！先生你當我是什麼人？魔怪吧？當然，現在祇贖了這一副又黃又黑枯瘦的人乾，我說不是魔怪，誰還信我呢？就是我自己也沒有這胆

量自稱仙女，自稱美人。那一個聽了，不要笑我說瘋話呢？可是，先生，這纔是天地間最傷心的事情，你眼前這個人乾，的確是個仙女，是個美人。先生！她是天帝的元女，名叫娥。

我愕然望着她，感覺到這一副骨架要是附上豐腴的肌肉，未嘗沒有美人的姿態，我深信她，益發激動誠摯的同情，不禁拉着她枯柴般的膀子問道：

——那末，爲什麼就瘦成了這種樣子呢？

她咧着嘴，齜齜地磨着白森森的牙齒道：

——爲什麼？爲我的心太熱，爲我的心太慈，看不過好好的人羣攪得血肉狼藉，我想盡一些挽救的力量，誰料到給人家套上了繩絡做一隻出死力的獵狗使喚；到頭來獵物捉完，這隻狗留着要叫他們獻醜，當然的不該存在了；我感激他們沒有要了我的命，幾千年永久流逐在這個沙漠裏。你說，怎的不瘦呢？

我始終不明白她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就問：

——究竟是誰害了你呀？

——這話說來很長，她彷彿鎮定了些接說道，你記得那年蚩尤造反的事嗎？他領了八十個兄弟，一個個都像他一樣是八條膀子八條腿會講人言的怪獸，黃澄澄的銅頭，硬梆梆的鐵額，嚼食沙石子當他們的飯食點心，造了許多刀鎗劍戟和飛石的大弩，到處殺人掠物，沒有一個人敢跟他們抵抗。不到幾年，整個兒世界給他們八十一個弟兄，你一角，我一塊的割據着享受；可憐沒法抵抗的百姓們祇好閉着眼睛拱着手準備着混身骨肉，全副肝腦，等待那逃不了的一天，去做這些魔王餐桌上的魚肉。這時候，忽然跳出一個人來，高唱着替天行道，要給萬民殺淨這些魔怪……

——這不就是軒轅黃帝嗎？我想起了史記上的記載，搶着這樣問。

——可不就是這個狗賊嗎？這一次真給他找着了機會哩！他那顆機巧

的心兒以爲蚩尤兄弟們都是人言的怪獸，竟想起了一條以毒攻毒的妙計，派出他的部下到各處深山去搜尋虎，豹，熊，熊等類的猛獸，訓練成一大隊猛獸的敢死團，以爲這一下一定把蚩尤兄弟們制住了。誰知道銅頭鐵額的蚩尤那怕他這些張牙舞爪的猛獸，第一戰就殺得他屁滾尿流，反而送了一大堆珍奇的野味給那些魔王們做第一次的贄見禮。蚩尤領着弟兄們跟着在後邊追；他抵抗，他們痛擊；他逃避，他們搜索；偌大個世界他找不到一處藏身的所在。最後他部下一個謀臣，應龍，獻了一條妙計，叫他匯集了五湖的水流做成一個大淖，祇等蚩尤弟兄們掉進去，怕不成了八十一條肥胖的浮屍嗎？誰知道這邊沒有動手，蚩尤早就得了信，連夜請到了雨師和風伯，作起雷雨，括下狂風，把整個兒世界攪得天翻地覆，鬼哭神號，他自己的兵馬猛獸纔成了水面上的一條條的浮屍哩。

元女喘了一口氣，更加興奮地接着道：

——先生，你沒有瞧見那時候軒轅的醜相哩。混身溼得濕漉漉地還塗滿了腥臭的污泥，染滿了青綠色浮萍的頭髮批散在肩背上，拖着搖搖晃晃的兩條腿，艱難地走到我父親的面前，爬在地上像個死屍般的匍伏着。我父親驚駭地問他什麼事情，他祇是沒口的說；「該死！該死！」父親派人撥開雲頭往下界瞧，纔知道他惹下了這樣的彌天大禍。他爬在地上像搗蒜般的碰頭，求父親可憐人間的浩劫，幫助他的奮鬥。這一下可把我父親難住了，我們天界是犯不得殺戒的，殺死蚩尤雖救了世人，可就回不得天界，誰肯做這樣重大的犧牲呢？父親看着環坐的神靈，沒有一個有自告奮勇的意思，祇得捋着鬚子歎氣。

元女說到這裏握着雞爪般的拳頭往自己頭上擊了幾個暴栗，恨恨地道：

——該死！該死的我，那時候聽着軒轅的苦訴，引起了憐憫的熱情，

看着他輕蔑的眼光，激起了自尊的傲性，竟不計利害地走到父親的面前，貢獻我自己做那入世的犧牲。那時的軒轅真像小孩子找着了乳母般的喜歡，女菩薩，活神仙，不住口的叫我，並且當着我父親說，我雖回不了天界，可在人世間要受萬世不絕的供養。誰知道這就是他套住我的繩絡，我就乖乖地跟着他來到人間供他的奔走了。

她說到這裏興奮得坐不住了，倏的站了起來，握緊了拳頭，緊張着臉上的乾皮，空瞪着火光道：

——我當時沒經驗，不知道人世間有這種蛇蝎的心腸，裝滿了一肚子救人的熱心，沒有顧到自己切身的利害。我握着天帝的靈符，蚩尤們本不是我的對手，一下子先把洪水吸乾了，接着把那八十一個魔王，殺的殺，趕的趕，不幾天，就盡平了天下。那個不要臉的軒轅，我在前頭殺，我總在後邊跟，並且熱鬧地喧嚷着，彷彿表示着他也是一員能征慣戰的大將。

我那時並沒有理會到這些，祇以爲他是助我的威，高興着出兵的順利，誰知道這狗都不要吃的東西早懷下了惡意呢？

她這時候圓瞪着的一對黑洞洞般的眼眶正對着火光，突然發出兩道紅通通的光芒；聲音忽然變得尖銳起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一天在冀州的野裏，像螞蟻般的人羣正圍着我頂禮膜拜，說是天仙降凡，免除了人間的浩劫；當然明眼的人民把一切戰功都歸在我身。於是我感覺到有些怪異，因爲一眼瞥見站在我身傍的軒轅，咬牙咧嘴，拳拳擦掌，完全失了他的常態。果然，他跳起來，指着我嚷道：「你們無知的小百姓別蒙在鼓裏了！這不是天仙，這是一個鬼，是一切乖戾所鍾的魅鬼——這是他造的名詞，把我名字的女傍換了個鬼傍——她到處，水潦枯竭，寸草不生。你們願意絕糧嗎？我爲要破蚩尤的水法去問天帝借她來一用的，現在水災去了，你們願永遠受着旱災嗎？避免了前者的

死，現在該解決後者的死了。死或活，你們自己決定。若要活，跟我來收拾這個魃鬼。」我做夢也想不到他有這樣的一變，氣得混身直抖，可是心裏暗喜帶着天帝的靈符，不怕他怎樣的強暴；誰知道伸手一摸，口袋是空的，不知是什麼時候給他偷去了。沒有理智的羣衆給他這樣一激，竟頓時鼓噪起來；我知道我的命運全給毀滅了，他的勝利是完成了。沒法子，祇好拔起腳來逃命，從此東漂西泊，晝伏夜出，成了個人羣所痛恨的幽靈！

她圓睜的眼眶裏掉下一滴黃豆大的淚珠，聲音漸漸變得哽咽了；忽然又高聲嚷道：

——可是那時候他的伎倆逃不過我暗中的觀察！他厚着臉皮冒了我的功績，居然無恥的爬上了寶座；於是戴起那爲國爲民的面具，實行他男盜女娼的勾當，他掠奪，却說是爲國儲財；他姦淫，却說是修身養性；宮庭華美，姬妾繞前，可是口口聲聲的提倡節儉；窮兵燹武，東盪西征，却懸

懇切切的苦口弭兵。到後來中原的享樂攪得他膩煩了，於是窮天下的財富，括人民的膏血，造成了綢雲之輿，日月之旗，駕着六翼之龍，浩浩蕩蕩的雲遊海外，却對人家說道，我視富貴如浮雲，預備多學些技能再回來給人民造福哩。

她聲音越嚷越高了，差不多變成了深夜的狗嗥。

——這個毒蛇般的畜生雖把我收拾到不敢露面，還不甘心，他知道這種種偷天換日的伎倆逃不掉我兩雙眼睛；於是他的狐羣狗黨，終究把我捉住了送到這個荒涼寂寞的沙漠裏，這纔成全了他無可疑問的聖明！

她長歎了一聲，像忽然癱換似的倒在地下，半響纔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不，這不是哭，是斷腸的慘叫，是搗心的悲啼，滿洞裏迴盪着寒冷尖酸空氣，搖撼着我不能自制的靈魂。直覺地我爬到那像一堆枯柴的軀幹旁邊，搖着她肩膀溫藹地勸解；她不應，儘哭。我忍不住，張開膀子把她

抱了起來撲在懷裏，拉着衣角給她擦淚；肌膚上雖感覺到一種怪異的寒氣，靈魂裏却感到一種異常的煖意。

她突然像夢醒似的摔脫了我的膀子，跳起來又繞着四壁興奮地高嚷道。

——這種虛偽，這種茶毒，比蚩尤要狠過千萬倍！不，不能，我要救人，現在害了人了，我有什麼顏面見我的父親！我………

她沒有說完這句，忽然掉轉身就往壁火那邊奔；我知道她要往火裏跳，趕緊站起來追，却不料一股熱烘烘的紅光直往我臉上撲，窒息了我的呼吸，眼睛一黑，耳朵嗡嗡地一陣響，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始終希望這是一場惡夢。

考證：

(一) 山海經第十七，大荒北經。

(二) 史記。

(三) 魚龍河圖。

(四) 歸藏啓筮。

(五) 孫棹子。

十七，十一，十四。